

蛟龍得雲雨，不復池中物

尹章義

一說到台灣文具史和他那才貌出眾的女兒，李翼文就滔滔不絕，眉飛色舞起來。

翼文把台灣文具史當成志業，在他擔任「台灣區教育用品工業同業公會」理事長的時候，又把台灣文具史當成責任，當成貢獻給台灣文具產業界不朽的禮物。

古人視筆、墨、紙、硯為文房四寶，是舞文弄墨的表意工具；當今則視文具為一種符號（主體、運用者）對另一種符號（客體、受者）的符號編碼活動的工具。現代的文具豈止四千種、四萬種，僅筆之一項，從炭筆、毛筆、鉛筆、蠟筆、鋼筆、原子筆到鍵盤、體感觸控，數十年間，變化之大，令人瞠目咋舌，單就鉛筆而言，從最簡單、素樸，最方便、普及的書寫工具到消費品、流行物甚至於手中翻騰跳躍的玩具，都令人目不暇給。

身為教育用品工業同業公會的理事長，親身經歷了時代的鉅變，有感於電腦之無所不在和網路之無所不至，翼文曾經問我，文具業是夕陽工業嗎？文具業會沒落嗎？

當然不會！姑且不論人類在學習使用電腦、網路之前的教育進程需要文具；使用電腦、網路之後，仍然脫離不了文具，縱使我們不把龐大的電腦產業當成文具業。

西元前四世紀，中國大學者惠施就曾經分析過「極限」問題，他說：「至大無外，謂之大一；至小無內，謂之小一。」個體的學習和智慧是小一；人類的整體的智慧是大一。電腦無論如何聰明，也不過是人工智慧，超不過大一。人類的想像力脫離不了人類的經驗，電腦也不行。電腦可以幫助人類儲存信息，方便管理；網路便於溝通信息，方便行銷，都只是工具。人工智慧沒有感情、好惡、美醜，也無法取代人類的美學和創造力。

翼文是文具業的老兵，親歷也目睹了同業們穿越驚濤駭浪而脫胎換骨，希望把同業們的韌性和創造力留下美好的記憶，因為他知道其中的奧秘：事在人為。

民國八十二年暑假，翼文告訴我，他想寫一本台灣文具史，那是很專業的領域，並且前無古人，想抄襲、剽竊都無從著手。當時我完成了《新莊志》、《新店志》、《泰山志》（之後陸續完成了《彰化發展史》、《五股志》、《台灣發展史》、《林口志》、《後龍志》、《羅東志》、《台灣客家史研究》、《萬巒志》、《新屋志》、《太麻里志》、《續修五股志》，正在寫《左鎮志》和《長濱志》）和《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——清初閩南士族移民台灣之一個案研究（1702~1983）》，深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必須先從實際調查著手，累積了足夠的訊息和資料之後，才可能著手進行台灣文具史。

八十二年十一月到八十五年七月，翼文和我南北奔波，到台灣各地出差二十七次，訪問了五十九位業界前輩，蒐集了兩百多張老照片和數百件實物，各自努力之後，六度上陽明山，闢室、日以繼夜地相互校讀修改，再敦請當事人校改，經過編輯委員會審查通過，終於在民國八十五年底，出版了《台灣文具史——專訪篇》。

《專訪篇》一出，大獲好評，翼文也信心滿滿。民國九十四年七月，翼文再任理事長，又和台灣科大企管系林孟彥教授合作，於九十六年完成了《永續·傳承——台灣文具史II海外奮鬥篇》。沒想到他意猶未盡，在第廿一屆理事長任期中，又完成了《風雲·點將——台灣文具史III傑出職人篇》。

在《風雲·點將》中，我看到了許多老將、中堅，也看到了從日本到台灣打天下的阪本誓史、遠山榮壽，更看到了年輕的陳昭宏、黃笙益和李怡璇，深深地為他們勤奮、睿智的人生而著迷，感謝他們為台灣文具史寫下不可抹滅的輝煌事蹟。

無論是產業或公司，人才最重要。尤其是既古老又日新月異的文具業，有了人才就不怕遽變和挑戰。我有一些傑出的二代企業家好友，我常問他們：「你的父兄成功地培訓你接班，你的接班人在哪裡？」讀到〈不設限的「熊獅」接班人——李怡璇〉那篇訪問錄，讓我為翼文鬆了一口氣，他的志業和接班人都在《點將》一書中完整的呈現，希望台灣所有的文具業者，都培養出傑出的接班人，給文具業帶來空前的繁榮。不久，公會再完成一本《蛟龍得雲雨，不復池中物——台灣文具史接班人篇》，台灣文具史就具足、圓滿，可以開筆撰寫了。

（本序作者為社團法人台灣史研究會理事長、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）